

父學津梁

五

退菴論文

福州梁章鉅荏林編

古言儒行必曰為儒者乃不乃不乃不儒者乃不以無
文為恥甚可怪文章經國之國之國之章經國之大業

不朽之盛事年止於其身一身一身於其身二身必

退之庵論文

章人多不強力強力多不強力公賤

千載之功日月忽與萬物忽與萬物忽與萬物遷化

斯志士之大痛痛足以動足以動足以動足以動人後

學當書之座右以資警省

選文但宜以秦漢為斷近選輒把檀弓考工記左國

選文但宜以秦漢為斷近選輒把檀弓考工記左國

退菴論文

福州梁章鉅蒞林編

古言儒行必曰近文章今之自命為儒者乃不以無
文為恥甚可怪也魏文帝典論云文章經國之大業
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於其身二者必
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而今人多不強力貧賤
則懾於饑寒富貴則流於逸樂遂營目前之務而遺
千載之功日月逝於上體貌衰於下忽與萬物遷化
斯志士之大痛也此段文字至為沉痛足以動人後
學當書之座右以資警省

遜文但宜以秦漢為斷近遜輒把檀弓考工記左國

整卷實乖體裁而論文則必溯源於經傳以端其本
古之善論文者莫如柳子厚然所云本之詩以求其
恒本之禮以求其宜本之易以求其動參之穀梁以
厲其氣參之孟荀以暢其文參之國語以博其趣此
數語分貼處實未能深切著明今欲指引初學祇須
淺淺言之如要典重則學書要婉麗則學詩要古質
則學易要謹嚴則學荀秋要通達則學戴記要博辨
則學左國各就其性之所近期於畧得其意微會其
通自然不同於世俗之為文矣

作文之法有已標舉於經傳之中者如易言脩辭立

誠書言辭尚體要詩言穆如清風戴禮言達而勿多
左氏言辭之無文行之不遠合而觀之作文之本末
備舉後人千言萬語恐不能出其範圍

閻百詩云論語為命一章

其亦人以作文之法乎小子一章其亦人以作詩之法乎

作文自然以道理經書為主而取材不可不富辨體
不可不精史記漢書兩家乃文章不祧之祖不可不

熟讀其次則莫如蕭選熟此三部然後再讀徐庾各
集及唐初四傑燕許諸公而以韓柳作歸宿彭文勤

公元瑞

嘗言蕭選行而無奇不偶韓集出而有橫皆

縱蓋古今文體此兩語足以該之亦陰陽對待之理

不能偏廢也今之耳食者鄙薄蕭選而復不敢輕議史漢不知蕭選中半皆史漢之文且有史漢以前之文隨聲附和不值與辨昔唐李德裕家不置文選謂其不根藝實蓋自古有此耳食之徒矣

吾友謝退谷嘗與余論文多篤實心得之語一日謂余曰文有三理善言德行者道理足也達於時務者事理足也筆墨變化者文理足也三者俱無則昭明文選之文而已余初聞之即覺其言之過已而退谷筆之書矣此則不可不辨者也姑無論諸葛武侯之出師表李令伯之陳情表東廣微之補南陔白華詩

爲千古言忠孝者之職志卜子夏之毛詩序杜元凱
之左氏傳序劉子駿之移太常博士書開後來論經
學者之津涂即陸士衡之文賦古今之言文章者亦
豈能外之且如屈子之離騷李少卿司馬子長之書
可謂之文理不足而筆墨不變化乎司馬長卿之諫
獵難蜀父老枚叔之諫吳王班叔皮之王命論可謂
之事理不足而不達於時務乎崔子玉之座右銘韋
宏嗣之博奕論張茂先之勵志詩女史箴可謂之道
理不足而不善言德行者乎大抵退谷喜講心性之
學所最服膺者真文忠公之文章正宗其於文選並

未嘗全部繙讀故不自覺其失言退谷所撰教諭語
余最喜以拈示後學若此條議論則所當首刪者也
阮芸臺先生曰昭明所選名曰文選蓋必文而後選
非文則不選也凡以言語著之簡策不必以文為本
者皆經也子也史也皆不可專名之為文專名曰文
者自孔子易文言始實為萬世文章之祖此篇奇偶
相生音韻相和如青白之成文如咸韶之合節非清
言質說者比也非振筆縱書者比也非佶屈澀語者
比也是故昭明以為經也子也史也非可專名之為
文也專名為文必沉思翰藻而後可也自齊梁以後

溺於聲律彥和雕龍漸開四六之體至唐而四六更
卑然文體不可謂之不卑而文統不可謂之不正自
唐宋韓蘇諸大家以奇偶相生之文為八代之衰而
矯之於是昭明所不選者反皆為諸家所取故其所
著者非經即子非子即史求其合於昭明文選序所
謂文者鮮矣合於班孟堅兩都賦序所謂文章者更
鮮矣其不合之處蓋分於奇偶之間經史子多奇而
少偶故唐宋八家不尚偶文選多偶而少奇故昭明
不尚奇如必以此偶非古而卑之則孔子自名其言
曰文者一篇之中偶句凡四十有八韻語凡三十有

五豈可以為非文之正體而卑之乎况班孟堅兩都賦序及諸漢文其體皆奇偶相生者乎兩都賦序白麟神雀二比言語公卿二比即開明人八比之先路明人號唐宋八家為古文者為其別於四書文也為其別於駢偶文也狀四書之體皆以比偶成文

明史選舉

志曰四子書命題代古人語氣體用排偶謂之八股

不比不行是明人終日在

偶中而不自覺也是四書排偶之文真乃上接唐宋四六為一脈為文之正統也狀則今人所作之古文當名之為何曰凡說經講學皆經派也傳志記事皆史派也立意為宗皆子派也惟沉思翰藻乃可名之

為文非文者尚不可名為文况名之曰古文乎

又曰古人無筆硯紙墨之便往往鑄金刻石以期傳之久遠其著之簡策亦有漆書刀刻之勞非如今人下筆千言言事甚易也許氏說文直言曰言論難曰語左傳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此何也古人以簡策傳事者少以口舌傳事者多以目治事者少以口耳

治事者多故同為一言也轉相告語必有愆誤

說文言从

口从辛

是必寡其詞協其音使人易於記誦無能增

改且無方言俗語襍於其間始能達意而行遠此孔子於易所以著文言此千古文之祖也爾雅釋訓

主於訓蒙而子子孫孫以下用韻者三十二條亦此
道也為文章者不務協音以成韻脩詞以達遠使人
易誦易記而惟以單行之語縱橫恣肆動輒千言萬
字不以為煩不知此乃古人所謂直言之言論難之
語非言之有文者也非孔子之所謂文也文言數百
字幾於句句用韻孔子於此發明乾坤之蘊詮釋四
德之名幾費脩詞之意冀達意外之言

說文曰詞意
內外言也蓋

詞亦言也非文也
文言曰脩辭立其
誠說文曰脩飾也
詞之飾者乃得為
文不得以詞即文
也要使

遠近易誦古今易傳公卿學士皆能記誦以通天地
萬物以警國家身心不但多用韻抑且多用偶即如

樂行憂違偶也長人合禮偶也和義幹事偶也庸言
庸行偶也閑邪善世偶也進德脩業偶也知至知終
偶也上位下位偶也同聲同氣偶也水濕火燥偶也
雲龍風虎偶也本天本地偶也无位无民偶也勿用
在田偶也潛藏文眀偶也道草位德偶也偕極天則
偶也隱見行成偶也學聚問辨偶也寬居仁行偶也
合德合剛合序合吉凶偶也先天後天偶也存亡得
喪偶也餘慶餘殃偶也直内方外偶也通理居體偶
也凡偶皆文也於物兩色相偶而交錯之乃得名曰
文文即象其形也

攷工記曰青與白謂之文赤與白
謂之章說文曰文錯畫也象交也

狀則千古之文莫大於孔子之言易孔子方以用韻
比偶之法錯綜其言而自名曰文何後人熟視而無
覩乎

王唐堂

之雋

曰余與同年張符驥良御關上進凌雲

談藝關於時藝極工可接先輩張詰之曰君文誠佳
但多排句如點題用散亦可闕良久曰吾見四書多
排句耳余因腹誦學庸語孟洵狀且悟不但排句亦
多疊句也

古文選本以前明茅鹿門

坤

所列八家為最著明史

文苑傳稱坤善古文最心折唐順之順之所著文編

自韓柳歐三蘇曾王外無取焉故坤選為八家文鈔
其實剛初朱右已採錄韓柳歐陽曾王三蘇之作為
八先生文集實遠在坤前特右書不傳耳本朝儲同
人^欣益以李習之^翱孫可之^樵合為十家其書頗行
於世至乾隆初純廟以茅儲二家去取尚未盡協評
論亦未盡允乃指授儒臣定為唐宋文醇五十八卷
其書先以列聖御評恭列篇首後人評跋有發明攷
證者分綴篇末品題攷辨疏通證明無不抉摘精微
研窮突奧學者但熟讀此本則其他選本及各專集
俱在可緩之列矣

四庫提要云唐之文體變於韓愈而柳宗元以下和之宋之文體變於歐陽修而蘇洵以下和之愈與崔立之書深病場屋之作脩知貢舉亦黜劉幾等以挽回風氣則八家之所論著其不為程試計可知也茅坤所錄大抵以八比法說之儲欣雖以便於舉業譏坤而核其所論亦相去不能分寸夫能為八比者其源必出於古文自明以來厯厯可數坤與欣即古文以講八比未始非探本之論狀論八比而沿溯古文為八比之正脈論古文而專為八比設則非古文之正脈此如場屋策論以能根柢經史者為上操文柄

者亦必以能根柢經史與否定其甲乙至講經評史而專備策論之用則其經不足為經學其史不足為史學茅坤儲欣之評諸家適類於是自御選唐宋文醇出去既謹嚴攷證典核其精者足以明理載道經世致用其次者亦有闕法戒不為空言其上者矩矱六籍其次者波瀾意度亦出入於周秦兩漢諸家茅坤等管蠡之見烏足以語此哉

繼文選而作者為文苑英華狀文選自周秦以迄梁初不過三十卷而文苑英華自梁末以迄唐李乃至一千卷其富而不精宜也後經姚鉉詮擇約為唐文